

史記

八之十

本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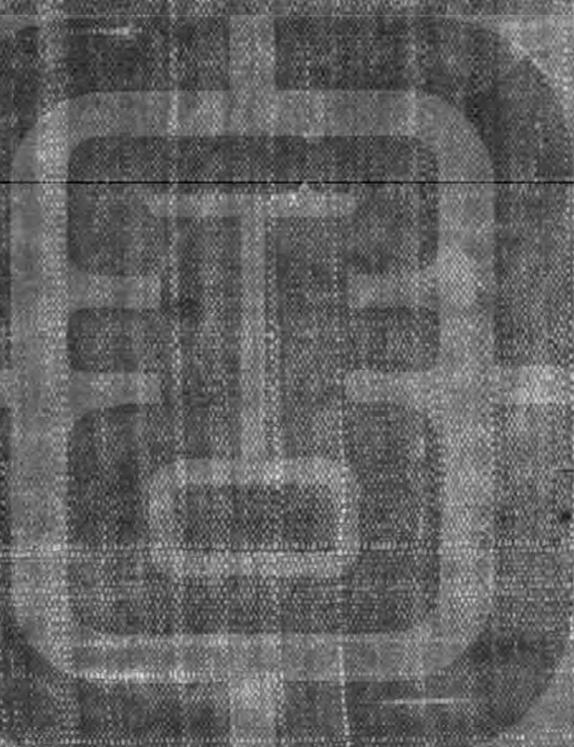
高祖

呂后

孝文

孝景

孝武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高祖

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

沛豐邑

中陽里人姓劉氏

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徙大梁

豐為縣。索隱曰按高祖劉累之後別食邑於范士會之裔

留秦不反更為劉氏劉氏隨魏徙大梁後居豐今言姓劉氏

者是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

為謚因以為族說者以為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

之別名也然則因生賜姓若舜生姚墟以為姚姓封之於虞

即號有虞氏是也若其後子孫更不得賜姓即遂以虞為姓

云姓虞氏今此云姓劉氏亦其義也故姓者所以統繫百代

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又系本篇言姓則在上

季

索隱曰按漢書名邦字季此單云字亦又可疑按漢高祖

父曰太公

索隱曰皇甫謐

祖小字季即位易名邦後因諱

父曰太公

云名執嘉王符

邦不諱季所以季布猶稱姓

父曰太公

云名執嘉王符

云太上皇名嬀與滿同音。正義曰春秋母曰劉媪。攷穎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孟康曰長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媪。愛燕后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音烏老反。索隱曰韋昭云媪婦人長老之稱。皇甫謐云媪蓋姓王氏。又據春秋握成圖以為執嘉妻含始游洛池。生劉季詩含神霧亦云姓字皆非。正史所出蓋無可取。今近有人云母温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其字分明作温字云。未聞聊記異見於何取實也。孟康註地神曰媪者禮樂志云后土富媪張晏云坤為母故稱媪也。正義曰帝王世紀云漢昭靈后含始游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刻日英吞之生高祖。時含神霧亦云含媪即昭靈后也。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御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幽魂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小黃立陵廟括地志云小黃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三里。顏師古云皇甫謐等妄引識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反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其先劉媪嘗息大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

高祖紀

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索隱曰按詩含神霧云赤龍感女媪劉季興又廣雅云有鱗曰蛟龍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頰頰也。齊人謂之頰。汝南淮泗之間曰頰。文穎曰準臯也。索隱曰始皇蜂目長準。蓋臯高起其顏貌似龍長頰而高臯。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正義曰河圖云帝劉季口角載勝斗。匈龜背龍股長七尺八寸。合成圖云赤帝體為朱鳥。其表龍顏多黑子。按左陽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歲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日土居中央。並索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應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有一本七十日者非也。許比人呼為厭子。吳楚謂之誌誌記也。仁而愛人。喜施。正義喜許記反。施尸鼓反。意豁如也。服虔曰豁達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

試為吏

應劭曰試補吏

為泗水亭長

正義曰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

吏高祖為泗水亭長也國語有萬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也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

韋昭曰賁賂也索隱曰鄒誕賁音世與字林聲韻並同又音

常從王媪武負貫酒

賁音世與字林聲韻並同又音賁音時夜反廣雅云賁賂也說文云賁賂也臨淮有賁陽縣漢書功臣表賁陽侯劉繹而此紀作射陽則賁亦射也

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

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索隱曰樂彥云借讎為售蓋古字少假借耳今亦依字讀蓋高祖大度

既貫飲且讎

其數倍價也及見怪咸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

索隱曰周禮小司寇云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傳別券書也蓋子云傳別謂大字書於札中而別之也然則古用簡札書故

可折至歲終摠弃不責也高祖常繇咸陽

高祖紀

應劭曰徭役也索隱曰

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斧索隱曰單音善父音斧

韋昭云給許也劉氏云給欺負也何休云給疑也謂高祖素
狎易諸吏乃詐為謁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載
錢穀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馬起迎

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

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

侮諸客遂坐上坐正義上在果反下在卧反無所訕正義音反酒闌

丈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正義曰不

言故目動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

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

季自愛臣有息女正義曰息生也謂所生之女也願為季箕帚妾

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

高祖紀

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

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

也生孝惠皇帝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

王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高祖為亭長時常

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謁之名也

又音響漢律吏二工石有子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

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

帶印絃將官屬歸家治疾也○索隱曰韋昭云告請歸乞假

寧也劉伯莊顏師古並音古篤服音如嗥呼之嗥按東觀漢

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罷厭事少所嗜欲尋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飯呂后

因鋪之。

正義曰必捕反以食飼人也父本請飲老父相

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

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

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

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

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

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

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

薛治之。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

次堂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索隱曰

高祖紀

蔡邕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司

馬虎輿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鵲尾冠應劭云舊亭卒名考父

陳楚謂之亭父或云亭部准泗謂之求盜也時時冠之。正義音及貴常冠所

謂劉氏冠。正義曰音官類師古云後號為劉氏冠其後乃

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鄧山徒多道云自

度比至皆亡之。正義度田洛反比必寐反到豐西澤中止飲夜

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

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正義曰被如也夜徑

澤中。索隱曰舊音經按廣雅云徑小道音古定反言一

人行前。正義行音下孟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

索隱曰鄭玄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

劍擊手斬蛇索隱曰漢舊儀云斬蛇劍長七尺又高祖云吾

今註當高祖為亭長理應提三尺劍耳及貴當別得七尺寶

劍故儀因言之正義曰按其蛇大理須別求是劍斬之三尺

尺劍者常佩之括地志云斬蛇溝源出徐州豐縣中蛇遂

平地故老云高祖斬蛇處至縣西五十里入泡水也

分為兩索隱曰謂斬蛇分為兩段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

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

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

子也化為蛇當道人為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

成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兩金以為瑞

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

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

索隱曰按太康地理志云時在櫟陽故城內其時若畦故

曰畦時畦音戶圭反應註云秦自謂水者按秦文公獲黑龍

命河為德水是也又按春秋合誠圖云水神哭子褒敗水均

高祖紀

以為高祖斬白蛇而神母哭則此母水精也此皆謬說又註

云至光武乃改者謂改漢為火德秦為金德與兩金及赤帝

子之理也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徐廣曰一作

合者也說文云答擊也漢書曰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索

作苦謂欲困辱之曰包愷伯莊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

音古孝反曰負恃也索隱曰晉灼云自恃斬蛇事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

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索隱曰厭

又一舟反廣雅云厭鎮也高祖即自疑云匿隱於芒碭山澤巖

石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駟案應劭曰二

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陽縣也碭山在縣東吕后與人俱求常

得之高祖怪問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正義曰京房易兆候云何以知賢人隱顏師古曰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矣故呂后望雲氣而得之故從徃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

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至子稱二世崔浩云二出始

皇子胡亥又按善文稱隱士云趙高為二世然十七兄而立

今王則二世是秋陳勝等起斬至陳而王號為張

楚索隱曰斬縣名屬沛音機又音祈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

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椽主吏蕭何曹參索隱

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

因劫眾索隱曰說文云以力脅之也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

高祖紀

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索隱曰漢書作數百人

或至百人則是或至百人則是一百人已下也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

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

劉季韋昭曰以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

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

今屠沛索隱曰范曄謂剋城多所誅殺故云屠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

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

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

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

置將不善壹敗塗地索隱曰言一朝破敗使肝腦塗地吾非敢自

七

愛功能薄。正義曰能才能也高祖謙言材能薄劣不能完

強力人之有賢才者皆謂之能也不能完父兄弟子弟此大事願更相

推擇可者。蕭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

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

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

劉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

音義曰舊楚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祠黃帝祭蚩尤

於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

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索隱曰按而豐

鼓。應劭曰豐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豐。禮記及大戴

高祖紀

馬法曰血于鼙鼓者神戎器也。顏師古曰殺牲以血祭者皆

名為豐。臣瓚以為皆無祭事非也。又古人新成鍾鼎亦必豐

之。應劭云豐呼為豐馬。融註周禮灼龜之兆云謂其象

似玉瓦原之豐。瓚是用名之。此說皆非。瓚音火稼反。旗幟

皆赤。索隱曰墨翟云幟帛長丈五廣半幅字詁云幟標也字

或作識或作志。統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

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

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鄭德曰音房。豫屬山陽

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

章軍西至戲而還。索隱曰應劭云章字文陳人文穎云

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索隱曰按高祖二年八月

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名也

索隱曰如淳云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故此有

則平壯皆名也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

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如淳曰壯名也敗於薛走至

戚如淳曰戚音將毒反索隱曰晉灼云東海縣也鄭德包

愷並如字讀李登音千笠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沂州臨

沂縣有漢戚縣故城地理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

殺之索隱曰顏師古云得司馬之名非也按後云左司馬

曹無傷自止已下更不見替易處蓋是左司馬無傷

得泗川守壯而殺之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人相亢答父音

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

高祖紀

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梁惠王孫殺

豐故曰豐徒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

為侯守豐不下且辱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服

曰雅故也蘇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

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

子弟叛之聞東陽寧君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

陳勝傳曰廣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

郊號曰大司馬又不為審縣君東陽審君自一人秦嘉又自

一人索隱曰按下文直云東陽審君又別言秦嘉立景

駒為假王在留索隱曰韋昭云今彭城留縣正義曰

五十里即張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

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尼

章邯司馬。索隱曰謂章邯從陳別將兵向他處而遣司馬尼將領兵士北定楚地。孔文祥曰邯別遣尼唇相又一說云從謂追逐之言。章邯討逐陳別將而將兵北定楚地。

屠相至碭索隱曰韋昭云相沛縣應劭云碭梁國蘇林音唐又音石。止義曰括地志云故相地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碭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東陽審吾沛公引兵西與戰

蕭西索隱曰韋昭云蕭沛之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

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

邑拔之索隱曰范曄云得城為拔。韋昭云下邑縣名屬梁國也。還軍豐聞項梁

在薛正義曰今徐州滕縣故薛城也。從騎百餘往見之徐廣曰項

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

高祖紀

以五大夫為沛公還引兵攻豐徐廣曰表云拔之雍齒奔魏從項

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索隱曰韋昭云潁川縣正義曰襄城許州縣還項

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

孫心為楚王治盱台索隱曰韋昭云臨淮縣音于夷。正義曰楚縣也。項梁

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索隱曰韋昭云東郡之縣服虔曰師使

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索隱曰地理志城陽屬濟陰軍濮陽

之東正義曰濮陽故城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本漢濮陽縣與秦軍戰破之秦軍

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

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正義曰按二說皆通其濮陽縣北臨黃河言秦軍北阻黃河南鑿溝引

黃河水環繞作壁索隱曰地理志云濟陰縣定陶

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索隱曰韋昭云故杞

留縣國今陳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索隱曰韋昭云上陳留縣

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正義曰在雍丘東

宋義諫不聽索隱曰荀悅漢紀云故楚秦益章邯兵

夜銜枚擊項梁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器

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音獲

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

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

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

高祖紀

是之時趙歇為王索隱曰歇蘇林音如字鄭德音過秦

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

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

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正義曰括

郡守地志云宋州本秦碭郡蘇林云長如封為武安侯將碭

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

其父呂青為令尹索隱曰按表青封信陽侯正義曰

去六國近故置令尹應劭云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

其餘國不稱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趙數

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

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

史記高祖紀

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索隱曰章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以散關為

限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

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索隱曰章

昭云憤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

為人僥悍猾賊索隱曰說文云僥疾也悍勇也亦云項

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徐廣曰遺一作唯唯食也

無復有活而唯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子遺為無唯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

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也前陳王漢書音義曰陳涉也項

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正義曰遣長者

告諭秦長少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

今降下也

高祖紀

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僥悍今徐

曰一無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

此字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

碭漢書音義曰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二縣名在濟

陰章昭云在頓川非也服虔云杠里縣名如淳云秦軍所屯地名秦軍來壁破魏二軍

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正義曰地理志云昌邑在

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里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

栗索隱曰章昭云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

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武侯魏將也贊曰功臣表柴武

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入漢中并懷王將也又非魏

將也。例未稱諡。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為剛侯。武應氏以為懷王將，又云：魏將無據矣。表六年三月，對孟顏二人說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

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正義曰：並魏將也。欣字或作訥。音許斤。反蒲，漢書作

滿也。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類曰：聚邑名也。屬陳留。

圍縣。黃曰：陳留傳。鄭德曰：音歷異其基。謂監門曰：諸將

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

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

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

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漢書音義

曰：春秋傳曰：輕行無鍾鼓曰襲。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

高祖紀

素隱曰：韋昭云：在山陽。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素隱

曰：韋昭云：河南縣。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素隱

昭云：東郡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又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曹邑。

戰曲遇東，大破之。素隱曰：徐廣云：曲遇在中牟。韋昭云：志不載。司馬彪：郡國志：中牟有曲遇。

也。楊熊走之。策陽。素隱曰：韋昭云：故衛地。河南縣也。一世使使者

斬以徇。徐廣曰：四月。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

輟轅。文類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黃曰：輟，輟險道名。在緱氏東南。素

隱曰：按十三州志云：河南緱氏縣以山當是時。趙別將為名。一云輟，輟為九十二曲是險道也。

司馬印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南有

平陰縣。今河陰是也。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

正義曰今各州夏禹所都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齟戰犍東

地志南陽有犍縣。索隱曰齟音蟻許慎以為側齟也。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齟

走保城守宛正義曰守音符宛於元反括地志云南陽縣地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皆故

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

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

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

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音黎黎猶比也謂

值待也謂待天明時皆言早意也楚漢春秋曰上南南陽

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

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

高祖紀

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眾積蓄

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索隱曰李

也韋昭曰乘登也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

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

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

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

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乃

以宛守為郡侯索隱曰韋昭曰在河內封陳恢千戶引兵西

無不下者至丹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內

步級冢紀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是也輿地志云秦

為丹水縣也地理志云丹水縣屬弘農郡抱朴子云丹水出

用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光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川中不弱高武

侯鯁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也襄侯王陵降西陵韋昭曰漢

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今邵公或作召字此類多矣韓成

封穰侯也夏有襄是所封。索隱曰按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為丞相時封耳此言襄侯當如臣瓚解蓋初封江夏之

也襄一云陵。索隱曰遇番君別將梅銷與

皆降析郟如傳曰持益反。索隱曰郟誕生音錫歷蘇林

傳云析一名白羽折今遣魏人審昌使秦使者未來

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

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

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

高祖紀

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

詐乃用張良計使鄆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

因襲攻武關破之索隱曰左傳云楚司馬起營所以臨

為商縣武關又太康地理志武關又與秦軍戰於藍田

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應劭曰函秦

人喜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

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

秦以十月為歲首。正義曰沛公已未年七

月至霸上項羽封十八諸侯沛公漢王後劉項五年沛公

兵遂先諸侯至霸上正義曰故霸陵在雍州萬年縣東

也東南去霸陵十里地理志云霸陵故芷陽文帝更名三秦
記云霸城秦穆公築為宮因名霸城漢於此置霸陵廟記云
霸城漢文帝築佈公入關遂至霸上即此也
秦王子與女素車白馬係頸以
組封皇帝璽符節素隱曰韋昭云天子印稱璽又獨以
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名云節為號令賞
罰之節也又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又漢官儀曰子嬰上
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云漢傳國璽○正義曰按天
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大子之
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令施行天子信璽以
遷拜封王侯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索白素兩
端無縫三秦記云紫泥水在今成州輿地降軹道旁索隱
志云漢封詔璽用紫泥則此水之泥也
音只漢書宮殿疏云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
百步蘇林云在長安東十三里○正義曰軹音紙括地志云
軹道在雍州萬年縣
東北十六甲苑中
諸將或言誅秦王索隱曰楚漢春
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

高祖紀

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正義曰屬之遂西
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正義曰休息也言欲樊噲張良
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
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索隱
伯莊樂彥同偶語者弃市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墳
市○索隱曰按禮云刑人於市與吾與諸侯約先入關
衆弃之故今律謂絞刑為弃也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
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酷政
盜賊有多少少罪各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
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隣伍坐之今但當其自身坐合於
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索隱曰韋昭云抵當也謂使
各當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漢但約法三章耳然人者

死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餘並不論其辜以言省刑也則抵訓為至煞人以外唯傷人及盜使至罪名耳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塞堵如故應劭曰秦次第堵牆堵也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宗隱曰楚漢春秋云解先生云遣守函谷無內項王而張良世家云鮑生說我言解小也小生即解生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

音向祖紀

急使兵守函谷關正義曰顏師古曰今桃林南有淇留其水山原壁立數十仞谷中容一車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

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

中遂至戲正義許且反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

嬰女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正義曰曹無傷欲就項羽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索隱曰范增也項羽得范增號曰亞父言尊之亞於父猶管仲齊謂仲父音甫方鄉食士曰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

音甫

史記高祖紀

十七

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
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正義曰項羽本
紀云項伯曰沛
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項羽乃止沛公從百
餘騎驅之鴻門索隱曰鴻門在新豐古城東未至
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也見
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
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
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
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
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
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正義曰
懷王初

高祖紀

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羽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
北救趙故失約在後也

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正義

曰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紀四時故書正月也荀悅云先春後
正月也顏師古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
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以十月
為正月今此正月當是謂之四月也他皆放此項羽自立

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

沛公為漢王正義曰梁州本漢
中郡以漢水為名王巴蜀漢中徐廣曰
二十二

都南鄭二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正義

曰以岐州
雍縣為各都發立司馬欣為塞王正義曰塞先代反
韋昭云在長安東
名桃林塞按桃林塞今華州潼關也顏都櫟陽索隱曰因
葬太上皇
師古云取河華之因為厄塞耳非桃林

改名曰董豎羽為翟王。正義曰文穎云本上郡秦所置都

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正義曰在黃河之

河南。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正義曰以商帝盤

商為殷在相州安陽縣即北冢殷墟南。都朝歌。趙王歇

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

布為九江王。都六。索隱曰章昭云當陽南郡縣懷王

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正義曰孟康云本南都江陵。番

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索隱曰太康地理志云楚滅燕

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

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

高祖紀

縣居南皮。封梅銷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正義

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

止義曰章昭云杜今陵邑。括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萬年

縣東南十五里。漢杜陵縣宣帝陵邑也。杜去宣帝陵五里。朝

記云故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

杜伯也。入蝕中。道川谷名。索隱曰孟康音食王劭按說

文作鍾器名也。地。去。輒燒絕棧道。索隱曰按系家是用

險絕之處。傍鑿山巖而施版梁為閣。以備諸侯盜。兵襲

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

云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信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

遷也

韋昭曰若有罪見遷徙

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

跋而望歸

正義曰跋音立賜反說文云跋舉踵也司馬彪云跋望也

及其鋒而用之

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

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

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

正義音游

乃使使

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

正義音促

羣臣稍倍

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

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

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

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

高祖紀

項羽之弗王已也今夏說說田榮

正義上音悅下音統請兵

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云

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

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

之計從故道

地理志武都

還龍衣雍王章邯邯迎擊

漢陳倉

正義曰今岐州縣也

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

孟康曰時音止神靈

之所在也縣名屬右扶風

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

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

索隱曰按荀悅漢紀今樊會圍之

而遣諸

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

出武關

索隱曰按表歐以舍人從為將軍封廣平侯吸以中涓從為將軍封清陽侯

因王陵

兵南陽

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正義曰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縣南三十一里。荆

州記云昔漢高祖入秦王陵起兵丹水以應之。此城王陵所築因名也。

以迎太公呂后於

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

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淮陽後屬陳夏音更雅反

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

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

北地上郡渭南

徐廣曰後曰京兆

河上

徐廣曰馮翊

中地郡徐廣曰扶

風關外置河南郡漢王至陝

更立韓太尉信為

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

河上塞

晉灼曰晁錯傳秦時北攻胡築河上塞

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

高祖紀

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

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

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

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

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

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

十里本漢新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也

三老董公遮說漢王

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又樂產云橫道自言曰遮楚漢春秋云董公

公十二遂封為成侯

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淳曰袒

亦如禮袒踊

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

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土韋昭曰河南南浮江漢以下

正義曰南收三河土發關內兵從雍州入于午願從諸侯道至漢中歷漢水而下從務東行至徐州擊楚

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

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正義曰德州平原縣是平原民殺之

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

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

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

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

之乃引兵去齊從魯正義曰兗州曲阜也出胡陵正義曰地理志云胡陵在

同祖紀

山陽至蕭正義曰徐州蕭縣與漢大戰彭城靈辟小義曰在東

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

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

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

楚塞王欣立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

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

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

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

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

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

史記高祖紀

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李奇曰：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櫟陽破楚京索間。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

馬祖紀

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正義曰：今滿州也。

太原。正義曰：今并州。上黨。正義曰：今潞州。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

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

耳為趙王。漢王軍櫟陽南，築甬道。正義曰：甬音勇，章昭云：起土築。

屬之河，以取敖倉。正義曰：子孟康云：敖地。

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

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

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

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

陽。

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

史記卷九十五

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曰：案月表二年七月王出滎陽，八月殺魏豹，而又云四年三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縱公皆是二年中。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表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

高祖紀

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

宛葉間。

正義曰：宛於元反，葉式涉反。宛，鄧州縣也。葉，汝州縣水。經注云：本楚惠王封諸梁子兼號曰葉城，即

子高之故邑也。

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

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

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

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

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縱

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

徐廣曰音逃。索隱曰如導云。

跳走也音灼按劉澤傳跳驅至長安說文音徒調反通俗文云超通為跳獨與滕公共車出

成臯王門

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王門。索隱曰夏侯嬰為滕令故呼為滕公。

北渡河

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

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

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鄉食軍小脩

武南

晉灼曰在大脩武城東

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

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

音以繩縮結物之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

日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

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

高祖紀

西

索隱曰故南燕國也在東郡秦以為縣

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

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

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

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

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

徐廣曰一

簡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

龍且齊王廣奔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

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

臯若漢挑戰

正義挑田甲反下同

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

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正義曰汜音祀在成臯故城東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怒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文穎曰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邊近也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三月項羽聞龍

高祖紀

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饑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索隱曰負音佩也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徐廣曰卿一作慶索隱曰韋昭云宋義之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尊子者子男之爵冠者人之首也尊宋義故加此號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

廿六 史高祖紀

罪五詐阮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

羽皆王諸將善地索隱曰謂章邯等而徙逐故主索隱曰謂田氏趙歇

韓廣之屬也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

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

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弑其主

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

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

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

弩射中漢王漢王傷匈乃捫足曰虜中吾指索隱曰捫摸也中匈而捫足者蓋以矢初中痛悶不知所在故爾或云曾而門足權以安士卒之心也漢王病

高祖死

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

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正義行病甚因馳入成

臯索隱曰三輔故事曰楚漢相拒於京索間六年身被大創十二矢石通中過者有四言漢王病創也病愈

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臯故塞王欣頭

櫟陽市索隱曰臯懸首於木也故自劉於紀水上留四

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

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

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

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何東南入淮泗也張華云一渠東流經後儀是

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至陽武南為項王官渡水北在詔云中年臺下臨汴水是為官渡水也
 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
 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
 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正義曰壽州漢王敗固陵即固始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
 殷舉九江兵而迎之徐廣曰周殷以兵隨劉賈武王行屠城父正義曰父音南今亳州縣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徐廣

高祖紀

胆七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二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正義曰二人韓信將也縱兵擊項羽也以縱字為絕句孔將軍費將軍將軍費侯陳賀也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正義曰復侯富反乘猶登也進也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索隱曰應劭云今雞鳴歌也顏游秦云楚歌猶吳謳也按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楚歌是楚人之歌聲也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

廿八

日十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
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
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
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
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
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
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
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
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徐廣曰乃
即皇帝位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
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為漢驅

高祖紀

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
因而不改正義曰汜音敷劔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壇在
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汜水在
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謂下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
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正義曰音被悲
反泗州下邳縣
是楚王韓信之都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
州濟陰縣
城是梁王彭越之都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正義曰洛州陽
翟縣是韓王信
都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正義曰括地
志云潭州長
沙縣本漢臨湘縣長沙王吳芮
都之芮墓在長沙縣北四里番君之將梅銷有功從
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
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
臨江王驩徐廣曰一作尉為項羽叛漢令盧縮劉賈圍之

史記卷九

卷九

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正義食音寺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宮在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與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孟康曰姓高名起。魏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

高祖紀

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饗，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大尉盧縮為

燕王使丞相會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

正義曰幾音機姓名

也項羽之將為陳縣令降漢高帝徵諸侯利幾恐故反

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

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

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

通侯籍召之

如淳曰得在通侯之籍

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

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

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

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

恭也如今卒持帚者也

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

高祖紀

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

尊太公為太上皇

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索隱曰按本紀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為太上

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故尊其父號太上皇也。

心善家令言賜金

五百斤

索隱曰顧氏按荀悅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無父猶設三老况其存乎家令之言過矣晉劉寶云善

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也

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

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

雲夢

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

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

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

索隱曰漢紀及漢書作宵劉顯云相傳作肯也因

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如淳曰時山東人謂關中為秦

中秦形勝之國

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使者索隱曰韋昭云地形險固故能勝人

也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

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隔地絕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何山之險由地勢高順

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

索隱曰服虔云謂函谷關去長安千里為懸隔按文以何

山險固形勝其勢如隔千里虞喜云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諸

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

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二亦如之故為東西秦言

勢相敵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餘諸侯

十萬齊地形號亦倍於他國當二十萬人地勢便利其

以下兵於諸侯譬言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

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備瓴水言其向下

之勢易也建音蹇晉灼曰許慎曰瓴壅似瓶者

夫齊東

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

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

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

北有勃海之

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旁跌也旁跌出者橫在濟

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

地方二千

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索隱曰以言齊境闊不

高祖紀

齊得十二焉應劭曰齊得十二故齊愍王稱東帝後復

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為天下懸隔也設有持戟百

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

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

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故

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

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

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

荆王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姚察按虞喜云摠言吳

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大

康地理志陽羨縣本名荆溪

王淮東弟交為楚王

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

屬齊。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正義曰按言齊之遠國次秦中故封子肥七十餘城

近濟城邑能齊言者咸割屬齊親子故大其都也孟說恐非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

行封徙韓王信太原索隱曰信初都陽翟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正義曰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以備胡城

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括地志云朔州城漢鴈門即馬邑縣城也攻韓信於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徐廣曰在上郡曼

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

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正義

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縣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山上有臺名曰白登臺漢書匈奴傳云蹋頓圍高帝於

高祖紀

白登七日即此也服虔云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李穆叔趙記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亦謂此也

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

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維

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索隱曰漢

儀註高祖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三輔舊事渭城本咸陽地高帝為新城七年屬長安也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

高帝更名蕭丞相營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

曰真定十里長安故城中顏師古云未央殿雖南嚮而當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

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無門闕也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也按北闕為正者蓋象秦作前殿渡渭

水屬之咸陽以象天立東闕北闕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玄武所謂

北關。素隱曰東關名蒼龍北關名玄武無西南二關者蓋
蕭何以厭勝之法故不立說文云關門觀也秦家舊宮皆在
北關蓋取其便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
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
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
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
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詭高
祖之東垣過栢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栢人故城在邢州栢人縣西北十二里漢栢人屬趙國
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
劉仲棄國云自歸維陽廢以為合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合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三里魏文侯十七年攻秦至鄭而還築在郃水之陽也

高祖紀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
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
高祖奉玉卮禮器也受四升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
人常以臣無賴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為無賴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
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縮荆
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
朝長樂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櫟陽故宮在雍州櫟陽縣北三十五里秦獻公所造二輔黃圖云高祖都

世四 史記高祖紀

三五

長安未有宮室居樂陽宮也

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樂陽宮

楚王梁王皆來送葬

漢書云葬萬年

赦樂陽囚更命酈邑

曰新豐

正義作麗音力知反括地志云新豐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太上皇時樓舍不

樂高祖切因左右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雞蹴鞠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按前于麗邑築城寺徙

豈民實之未改其名太上皇崩後命曰新豐八月趙相國

陳豨

鄧展曰東海人名豨曰豨

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

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

徐廣曰豨攻定臧荼有功封陽

復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

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徃擊

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

高祖紀

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

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

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

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

張春渡河

正義曰陳豨將也又劉伯莊云彼時聊城在黃河之東王莽

時乾今滴河西也今在博州西北深谷道里記云王莽元

城人居近河側祖父墳墓為水所擊聊城徐廣曰在平原

衝引河入深川此王莽河因枯也擊聊城

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二十里春秋時齊之西漢使

界聊攝也戰國時亦為齊地秦漢皆為東郡之聊城也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

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道太原入道猶從定代地至馬

日尉武官悉以為稱

道太原入

道猶從

定代地

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

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徐廣曰在蕪縣西駟案漢書音

義曰會音儉保邑名甄音直偽反索隱曰漢書甄作缶音保非也布走令別將追之高

高祖紀

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

里一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

十人教之歌酒酣應劭曰不醒不醉高祖擊筑章昭曰筑

古樂有弦擊之不鼓。正義曰音竹應劭云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云合筑形似瑟而小細項

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

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

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

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

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風俗通義曰漢

書註沛人語初發誓皆言其者楚言也為朕湯沐邑復

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日

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牛酒。高祖復留止。張張晏曰：張帷帳。正義音張亮反。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音濞。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

高祖紀

斬陳豨當城。索隱曰：代之縣名。正義曰：括地志云：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土地十三州記云：當城在當常山故曰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

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索隱曰：世家作幽。陳涉

魏安釐王。索隱曰：史闕名昭。齊湣王。索隱曰：世家作宣。趙

悼襄王。索隱曰：名偃，孝成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

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

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

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

陽侯迎綰。正義曰：審食其也。括地志云：辟陽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五里，漢薈縣。綰稱

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

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
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甚
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
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
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
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
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
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
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
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

高祖紀

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侯伺幸上
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用謚曰高祖以秦
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六月十三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
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
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
酈將軍漢書曰酈商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
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
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曾周勃將二十萬
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
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云可翹足而待也審

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縮聞

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五月己巳立太子。

正義曰丙寅葬後四日至己巳即立太子為帝。有本脫己字者。妄引漢書云己下者非。至太上皇廟。

正義曰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香室南。馮翊府北。括地志云漢太上皇廟在雍州長安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高帝廟北。高帝廟亦在故城中也。君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

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

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

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

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

駟案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

高祖紀

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

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

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

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

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野

少禮也。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

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徐廣曰

駟案史記音隱曰僿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音扶。各

習文法無困誠也。索隱曰鄭音先代反。鄭本作薄音扶。各反本一作僿而徐廣云一作薄是本。玄不同也。然此語本出禮表記作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也。裴又引音

隱云僊音先志者蔽僊聲相近故以蔽為僊耳故救僊莫若以忠鄭玄曰二王
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
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
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
纁葬長陵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正義曰
括地志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里

索隱述贊曰

高祖初起

始自徒中

言從泗上

即號沛公

嘯命豪傑

奮發材雄

彤雲鬱碭

素靈告豐

龍變星聚

高祖

蛇分徑空

項氏主命

負約棄功

王我巴蜀

實憤于衷

三秦既北

五兵遂東

汜水即位

咸陽築宮

威加四海

還歌大風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索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別為呂后本紀豈得全沒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為二紀焉

呂太后者

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謚曰呂宣王

高祖微

時妃也

漢書音義曰諱雉。索隱曰字娥姁也。

生孝惠帝

漢書音義曰諱盈。

女

曾元太后

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

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依姬贊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云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為婦人美號故詩曰雖有姬姜不存顛悴是也

愛幸

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

四十一

我常欲發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
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
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
後幾代太子者數矣索隱曰幾音其紀反又音祈賴大臣爭之
及留侯策索隱曰謂張良叔孫通等令太子卑詞安車以迎四皓也太子得母發
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
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謚令武侯死事封其子呂呂徐廣曰酈一作酈為酈侯
為建成侯徐廣曰惠帝二年卒謚康王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

呂后紀

崩長樂宮太子龍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
肥孝惠兄也異母索隱曰母曰曹姬肥為齊王餘皆孝惠
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
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
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
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
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廼令永巷如淳曰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索隱曰永巷別宮名有長巷故名之也韋昭云以為在掖門內故謂之掖庭也囚
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
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

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廼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廼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應劭曰。酖。鳥食。蝮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犁明孝惠還。徐廣曰。犁。猶比也。諸言犁明者。將明之時。趙王已死。於是廼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音曰。令。音。嶽。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

上音紀

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廼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廼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廼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廼恐。自起。泛孝惠卮。索隱曰。泛。音。捧。泛也。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不

四十三 齊王起為壽

得脫長安夏憂齊內史士徐廣曰說王曰太后獨有

孝惠與魯元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

百官表諸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臣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

有主孟啗我之比故云公主贊曰天子之女雖食湯沐之邑不君其民索隱曰啗音徒濫反按主是謂里克妻即優旌

之語事見國語子孟者且也言且啗我物我教汝婦事夫之道此即婦人稱主之意耳比音必二反

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

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

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

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正義曰漢法諸侯各起邸第於

也京師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

呂后紀

半五年六年城就索隱曰漢官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漢舊儀城方六十二里經緯

各十二里三輔舊事云城形似北斗也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

月戊寅孝惠帝崩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明時年二十三發喪太

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

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

悲君知其解乎正義曰解紀賣反言哭解墮有所思也又音戶賣反解節解也又紀買反謂解

說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母壯子正義曰母音無太后畏

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

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

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

呂后紀

其哭廼哀。呂氏權由此起。廼大赦天下。九月辛

丑葬。

漢書云葬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袤百二十一

十五

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

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

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

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

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

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

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嘵血盟。索隱曰：嘵

反又云或作嘵。又音丁牒反。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

呂右紀

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

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

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

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應劭曰：古

官傳者覆也。黃曰：大戴禮曰：傳之德義。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廼以

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

相。索隱曰：韋昭云：辟陽，信都之縣名。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

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

事。廼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

四月，太后欲侯諸呂，廼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

令無擇徐廣曰姓馮為博城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兗州博城本漢博城縣城魯

元公主薨賜諡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

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

索隱曰虛音墟琅邪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漢朱虛也。十三州志云丹朱遊故虛故云朱虛也。虛猶丘也。朱猶丹也。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詩為平

定侯徐廣曰姓齊少府延為梧侯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軍匠起作宮築城也

乃封呂種為沛侯徐廣曰釋之子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沛縣古城也。呂平

為扶柳侯徐廣曰呂后姊子也母字長姁。正義曰括地志云扶柳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二十里漢扶柳縣也有澤澤中多柳故曰扶柳。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其父越人為高祖騎將太

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韋昭

呂后紀

曰今陳留部子不疑為常山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常山故城在相州真定縣南八里本漢

東垣邑也子山為襄成侯索隱曰按下文更名義又改名弘

文耳按志襄城屬潁川子朝為軹侯索隱曰韋昭云河內有軹縣音紙。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軹城在懷州終原縣東南十三里七國時魏邑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

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正義曰初呂台為呂王後呂產王梁更名梁曰

呂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

其弟呂祿徐廣曰釋之少子為胡陵侯正義曰縣名屬山陽章帝改曰胡陸續

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死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

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死諡為肅王太子

嘉代立為王二年無事漢書云秋四星晝見四年封呂頊為

臨光侯呂他為俞侯

索隱曰他音陔俞音輸。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節城在德州平原縣

西南三十里本漢節縣呂他邑也

呂更始為贅其侯

徐廣曰表云呂后弟子淮陽丞

相呂勝為贅其侯。索隱曰按表贅其在臨淮

呂忿為呂成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

州南陽陽縣西三十里呂尚先祖封

及諸侯丞相五人

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

松茲侯徐厲滕侯呂更始醴陵侯越

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

洋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

正義曰劉伯莊云諸美人元幸呂氏懷身而入宮生

子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

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

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

而患之恐其為亂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

呂石紀

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

徐廣曰一

無此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權心以安百

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權欣交通而天下治今

皇帝病久不巳迺失感悒亂不能繼嗣奉宗廟

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

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

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

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稱

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

勃為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死以弟壺關侯武

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與居為東牟侯。索隱曰：韋昭云東萊縣。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呂氏危，迫脅王侯，強授我妃。我妃既妬，乃誣我以惡，讒女亂國。王上齒，曾不寤我無忠臣。

呂后紀

芳何故奔國？自決中野。芳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于嗟不可悔。芳寧蚤自財，為王而餓死。芳誰者憐之？呂氏絕理。芳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頽。索隱曰：韋昭云：頽，會妻封林光侯。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迺以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

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奔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謚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徐廣曰呂后兒子也前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

呂后紀

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

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二月中呂后被還正義曰被呂弗

反又音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徐廣曰音戰高后掖忽弗

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高

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廼封

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徐廣曰今

細陽之池陽鄉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

陵侯徐廣曰一云張釋卿駟案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實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奄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

也奄人呂榮為祝茲侯徐廣曰呂昆弟子諸中宦者令丞皆

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

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

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稱關內侯

七月中高后病

甚廼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

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

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

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

慎毋送喪母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

侯王各千金

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子封為侯者謂之諸

侯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

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

皇甫謐曰

呂后紀

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后山各一所也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朱

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

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

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

陰知其謀恐見誅廼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

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

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

人誅相相召平廼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

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

王語中齊王廼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

王諸二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索隱曰比音如字比猶類也趙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中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迺遣賴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

呂台紀

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索隱

曰猶鄒音以獸反與音預又作豫崔浩云猶猿類也印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按狐性亦多疑度水而聽水聲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猶予冬涉川猶予若畏四隣故以為猶與且按狐聽水而此云猶予冬涉川則猶與是狐類不疑若畏四隣則當是時濟川王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云畏四隣也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

史記呂台紀

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
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
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
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
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索隱曰呂
楚齊淮南呂氏立二王索隱曰梁王產趙
王祿趙王通也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
太后躬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
迺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
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

琅邪代常山王朝淮陽王
武濟川王太是九王也

呂氏立二王

索隱曰梁王產趙
王祿趙王通也

呂氏紀

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
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
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
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
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
弃軍呂氏今無處矣索隱曰顏師古以為
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迺悉出珠
玉寶器散堂下曰母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
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
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
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

楚合從欲誅諸呂。呂產、呂越、呂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徐廣曰：姓紀。尚符節，張晏曰：紀信子也。尚與典客劉揭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夷。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徐廣曰：音况。字也。名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

呂后紀

左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案韋昭曰：訟猶公也。索隱曰：韋昭以訟為公。徐廣亦云：然蓋公為得之。公言猶明言也。又解者云：訟誦說也。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

五十二

產廷中日餽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

從官亂莫敢鬪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如淳曰百

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也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

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

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

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

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

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

而笞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發魯王偃壬

忒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

呂后紀

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

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

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

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

母養後宮今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

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

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

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

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

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惡人也

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晦日也。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閏月。晦日已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

呂后紀

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培兵罷去。徐廣曰。培音什。有數人不肯去。兵官者令張澤諭告。亦去。蔡邕曰。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溷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培兵而去。代王遂

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二年崩。謚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索隱述贊曰

高祖猶微尚私食其

呂氏作妃志懷安忍

及正軒掖性狹猜疑

呂后紀

置鳩齊悼

殘彘戚姬

孝惠崩殞

其哭不悲

諸呂用事

天下示私

大臣頽醢

支薛芟夷

禍盈斯驗

蒼狗為菑

史肆附伍伯單捌字

注貳附壹伯伍拾肆字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九

呂后紀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孝文皇帝

漢書音義曰諱恒

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

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中

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秦屬太原郡也。

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

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

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

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

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

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

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噍

血京師

公羊傳曰京大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索隱曰漢書捷作牒音詰丁牒反漢書陳

易杜業皆言牒血無盟軟事廣推云牒履也謂履涉之

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

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

曰索隱曰東觀漢記宋楊傳宋義後有宋昌又會稽典錄昌宋義孫也

羣臣之議皆非也

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

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

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

索隱曰言封子弟境土交

接若犬之牙不正相當而相銜入也此所謂般石石之宗也

索隱曰言其固如般石此

語見太公六韜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

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二矣夫以呂太后之

孝文紀

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

入北軍

索隱曰即紀通所矯帝之節

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

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

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惡寧能專一邪方今內

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

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

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

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

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

應劭曰以荆為龜文正橫

占曰大橫庚

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

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辭文也張晏曰橫行無思

不服庚更也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王啓始傳父爵乃能先君之基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夏啓者也○索隱曰荀悅云大橫龜兆橫理也按庚猶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錄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情也杜預云錄兆辭也音胃漢書蓋寬饒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賢人家以傳子孫官猶公也謂不私也代王

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

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

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

曰信矣母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

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

高陵休止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三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興宮渭北有咸陽宮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橫長橋二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舊有留神象此神曾與魯班

孝文紀

語班令其出留曰我白醜卿善圖物容不出班於是拱手與語曰出頭見我留乃出首班以脚畫地付留覺之便沒水故置其象於水上唯有害以上魏太祖馬見而驚命移下之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

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二里○索隱曰三輔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又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丞相以下

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

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言索隱曰包愷音閑言欲向

空問處語顏師古云問容也猶言中間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即公論也宋昌曰所言公

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

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索隱曰說文云邸屬國舍遂馳

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

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

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

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未審奉

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義頡侯終母丘嫂也列侯

頃王后徐廣曰代頃王劉仲之妻駟案蘇林曰仲子渾為吳王故追諡為頃王也如淳曰頃王后封陰安侯

時呂頴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鄭侯又宗室表此時無陰安知其為頃王后也○索隱曰按蘇林徐廣韋昭以為二人

封號而樂彥如淳以頃王后別封陰安侯與漢祠令相會今以陰安是別人封爵非也頃王后是代頃王后文帝之伯母

代王降為郃陽侯故云列侯頃王后韋昭曰陰安屬魏郡也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

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

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索隱曰交高帝弟最尊言更請楚王計宜者故下文皆為宜也寡人不敢當

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廻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

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

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

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

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

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

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

六十一

遣靜宮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索

隱曰按漢儀云皇帝起居索室清宮而後行奉天子法駕

迎于代邸索隱曰漢官儀云天子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

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京兆尹執金吾皇帝即日夕入

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

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

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

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

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

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索隱曰按封禪書云百戶

酺五日文穎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

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索隱曰說文云酺上

者布德大飲酒也出錢為醕出食為酺又按

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遠也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

燕王辛亥皇帝即阼正義曰王謁高廟右丞相平

正義曰此徙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

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

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

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

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

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

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氏

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各二千戶，金千斤。徐廣曰：十一月辛丑封典客揭為陽信侯。索隱曰：韋昭云勃海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陽信故城在滄州無棣縣東南二十里。漢陽信縣。賜金千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母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

孝文紀

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索隱曰：嗛者不滿之意也。未，有。漢書：嗛作。慙。音篋。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

漢書：嗛作。慙。音篋。

六十二

六十二

六十二

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索隱曰：言何以謂於天下也。其發聲也安者，徐也。言徐徐且待也。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閱猶言多所更歷也。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東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

孝文紀

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

索隱曰：言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立子，故云莫長焉。用此道者，用殷周立子之道，故安治千有餘歲也。

立嗣

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

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

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

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

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索隱曰：言

不宜更別議。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

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韋昭曰：文

帝以立子為後不欲獨饗其福故賜天下為父後者爵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徐廣

曰正月乙巳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

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索隱曰謂帝之子為諸侯王皆同

也母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

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

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

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

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

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

為壯武侯徐廣曰四月辛亥封封三十四年景帝中四年

孝文紀

括地志云壯武侯故城在萊州即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國有漢壯武侯故城諸從朕六人官

皆至九卿正義曰漢置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大鴻臚七曰宗正

八曰大司農九曰少府是為九卿也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

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二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

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

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

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

聞喜縣東三十九里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如淳曰邑名六

君清音靜○索隱曰按表駟鈞封鄆侯不同者蓋後徙封於鄆鄆屬鉅鹿秋封故常山丞相

蔡兼為樊侯索隱曰韋昭云樊東平縣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樊縣城在兗州瑕丘西南二十

五里地理志云樊縣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

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

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為丞相徐廣

月八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

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

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

其民正義曰馴古訓字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

遣太子張晏曰為吏謂以卿大夫為兼官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十一月晦日有

孝文紀

食之正義曰按說文云日蝕則朔月蝕則望而云晦日蝕之也十二月望日又

食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案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食文也一本作月食然史書不紀月食上曰朕聞

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

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

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

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

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

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

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

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

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漢書音義曰憫然猶介然也非好非也。索隱曰蘇林云憫寢視不安之貌蓋近其意餘說皆疎音下板反。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

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

見馬遺財足索隱曰遺猶留也財字與纒同言太僕見在之馬今留纒足充事也。餘皆

以給置傳索隱曰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故樂彥亦云傳置一也言乘傳者以傳

次受名乘置者以馬取匹傳音丁戀反如淳云律四馬高足

為傳置四馬中足為馳置下足為乘置一馬二馬為軺置急

乘一馬曰乘也。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

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章昭曰籍借也借

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曠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籍籍也。朕親率耕以給

孝文紀

宗廟采盛應劭曰黍稷曰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

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

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

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

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

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參為太原

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

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誹謗之木度

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度

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索隱曰按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誹音非亦音沸章昭云慮政有闕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為飾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是鄭玄註禮

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以
為木貫柱四出名桓陳楚俗桓聲近和又云和表則華與和
又相訛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
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
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
相約結而後相謾漢書音義曰民相結共祝詛上也謾者而後謾而止之不畢祝詛也。索隱曰韋昭云謾相抵闕也說文云謾欺也謂初相約共行祝後相欺誑中道而止之也。吏以為大逆
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
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
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前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

孝文紀

古之珪璋從簡易也。索隱曰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說文云符分而合之小顏云右留京師左與之古今註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
計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
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賴
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
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
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甘泉

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至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帛越巾刀佩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是謂之幸。索隱曰應劭云甘泉宮各在雲陽一名林光臣瓚云甘泉山各林光秦離宮各又頊氏按邢承宗

西征賦註云甘泉水名今按因地有甘泉以名山則山水皆通也

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

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

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

輾邊吏入盜其教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

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頰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

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

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

正義曰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三里

二歲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

與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

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

十萬往擊之祁侯賀徐廣曰姓縉以文帝十一年卒蓋

賀姓縉縉古國夏同姓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祁縣城晉大夫祁奚之邑為將軍軍滎陽

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廼詔有司曰濟北

王背德反上誑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

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

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徐廣曰去來來也。駟案張晏

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

居處母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
太子竒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
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曰長當弃市帝不忍致
法於王赦其罪發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道邛
都徐廣曰漢書本或作却字或直云邛棘邛都乃今是西南夷爾時未通嚴道有邛棘山正義曰邛其恭反括地志云嚴道今為縣邛州所理縣也縣有蠻夷曰追故曰嚴道邛都縣本都國漢為縣今雋州也西南夷傳云滇池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是也按羣臣請處淮南王長蜀之嚴道不爾更遠邛都西有邛棘山也又云邛棘山在雅州榮經縣界榮經武德年間置本秦嚴地華陽國志云邛棘山故邛人篠人界也山巖峭峻曲回九折乃至上下有疑水按即王尊登者也今從九折西南行至雋州山多雨少晴俗呼名為漏天帝許之長未到處所
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為

孝文紀

厲王立其子二人為淮南王

索隱曰名安阜陵侯也

衡山王

索隱曰名勃安陽侯也

廬江王

索隱曰名賜周陽侯也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

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

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

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

除之五月齊太倉君今淳于公有罪當刑

索隱曰名太意為齊太

倉今故謂之倉公也

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

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

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

索隱曰緹音啼鄒氏音體也

自傷

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

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虐民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僂。」正義曰：晉書刑法志云：三皇而民知禁，犯黥者卑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贖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履，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頰緣，投之於市，與眾棄之。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李曰：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一，左右趾合口一，九二。索隱曰：韋昭云：斷趾黥劓之屬。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註云：以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也。而女奴不出，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

孝文紀

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不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封其子單為鮮侯。匈奴所殺。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

七十

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
車騎將軍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
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
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如淳曰必不
得自征也帝乃止
於是以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徐廣
曰姓
董為內史樂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
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
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
自愧其廣增諸祀墀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
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韋昭曰右猶高左猶
下也○索隱曰劉德

孝文紀

云先賢
後親也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
如淳曰釐福也西貢誼傳受釐
坐宣室○索隱曰音禧福也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
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身獨美其福百姓不
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
時北平侯張敖君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
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索隱曰五行之德帝王相承
傳易終而復始故云終始傳
五德之事
傳音轉也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
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
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
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縣屬天水天子乃復乃呂曾

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

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

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漢書音義

曰言無所諱勿以朕為勞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

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

帝以孟夏四月荅禮焉趙人新坦平以望氣見

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曰在渭城欲出周鼎當有

玉英見瑞應圖云玉英五帝並修則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荅禮而

孝文紀

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應劭曰新坦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於是

天子始更為元年索隱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

當取法於此又按封禪書以新坦平候日再中故改元也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坦

平事覺夷三族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

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

安其生索隱曰顧胤按爾雅孤竹北封畿之內勤勞

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

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

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以結難

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音輶於道。韋昭曰：使轍如結也。相如曰：結軌還轍。索隱曰：鄒氏軼音逸。漢書作轍。顧氏按：司馬彪云：結謂車轍回旋錯結也。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索隱曰：戰國策云：制海內二云：元元善也。又按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為元。故二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嗚嗚可憐。愛貌未安其說。聊記異也。和親已定，始于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

考文紀

徐廣曰：衛尉改名也。駟案漢書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非此年也。索隱曰：中大夫令是官號，勉其名。後此官改為光祿勳。虞世南以此稱中大夫，令是史家追書耳。顏遊秦以令是姓，勉是名為中大夫，據風俗通令姓令尹子文。後為車騎將軍，軍飛狐。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鴈門陰館。索隱曰：伏儼句音俱包，愷音鈞也。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徐廣曰：在長安西。駟案如淳曰：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微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旁宮西北。維又匈奴傳云：細柳在長安西。如淳云：在渭北。非也。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松。茲侯姓徐，名悍。軍棘門。徐廣曰：在渭北。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

澤韋昭曰弛發廢其常禁以利民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負發倉

庾應劭曰水漕倉君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索隱曰郭璞註三倉云庾倉無屋也胡公名廣後漢太尉作漢

官解以振貧民民得賣爵索隱曰崔浩云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買賣孝

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二年宮室苑囿狗馬服

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

徐廣曰露臺一作靈。索隱曰顧氏按新豐南驪山上猶有臺之舊趾也召匠計之直百金

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

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絺衣如淳曰賈誼云身衣卑絺所幸慎

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

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

孝文紀

為節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

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

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

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

賜几杖羣臣如表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益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

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

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

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徐廣曰年四十七遺詔曰朕聞蓋

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於天地之理物

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瑣曰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也。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

孝文紀

與嘉之

如淳曰與發聲也。得卒天年曰善矣。

其美哀悲之有。其令天

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

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

服。度曰踐。前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跌也。晉灼曰漢語作跌。跌徒跌也。索隱曰漢語是書各荀爽所作。經帶

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不施輕車介士也。

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

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

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

服。服度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織者罽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

索隱曰已下謂棺已下於壙。劉德云紅功也。男功非一故以工力為字。而女工唯在於絲。故以系工為字。三十六日以日

七十五

易月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

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應劭曰因山

墳山下川流不遏絕也就其水各以為陵號索隱曰母有所

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八人

遣歸家重絕人類也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徐廣曰

徐駟案漢書百官表典為將屯將軍李奇曰馮奉世為

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軍為名此監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王穿精

主諸屯也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填瘞事者發近縣見卒萬

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索隱曰百官表云內史

名京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漢書云乙巳葬

孝文紀

去長安七十里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

位于高廟丁未龍襲號曰皇帝孝景皇帝元年十

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

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制禮樂各有由聞歌

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

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繼也至武帝時因奏武德文

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

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劭云禮

樂志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示不相襲五行舞本

周武舞秦始皇更名五行舞按今言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
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誅謗，去肉刑，賞賜
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徐廣曰：減
一作不私其利也。罪人不斃，蘇林曰：刑不及妻子。不誅無罪，
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
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
侔天地，李奇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
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
為昭德之舞。文穎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之於文帝廟，見禮樂志。以明休
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

孝文紀

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
具為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
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
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
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
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
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
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
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為侍祭。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七十七

十一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

三十年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肅

曰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不用殺也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

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

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索隱述贊曰

孝文在代

兆遇大橫

宋昌建策

絳侯奉迎

南面而讓

天下歸誠

務農先籍

布德偃兵

除帑削謗

政簡刑清

緋衣率俗

露臺不營

孝文紀

法寬張武

獄恤緹縈

霸陵如故

千年頌馨

史伍阡陸伯赤拾玖字

註肆阡肆伯赤拾伍字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一

孝景皇帝者

漢書音義曰諱啓。正義曰謚法曰慈法曰慈義而濟曰景。

孝文之中子

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二男。及竇太

后得幸。前后死。及二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

除田半租。為孝文立太宗廟。令羣臣無朝賀。匈奴

入代。與約和親。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

徐廣曰漢書亦作係

鄒誕。生本作倭。音奚。又案漢書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云孫嘉。疑其人有二名。索隱註同。男子二十而

得傳。

索隱曰音附。荀悅云傳正卒也。小顏云舊法二十三而傳。今改也。

四月壬午。孝文

太后崩索隱曰薄后也葬廣川長沙王皆之國索隱曰廣

川王彭祖長沙王發皆景帝子遣就國丞相申屠嘉卒八月呂御史大

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

雹正義曰雨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

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內

史殺羽為縣徐廣曰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駟案地理

右及殺羽為縣皆景帝二年不得皆如徐所云索隱曰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徐廣曰

燔雒陽東宮大殿城室徐廣曰維一作淮。索隱曰

燔於魯吳王濞正義曰音匹備反高祖兄仲子故漢高祖上

孝景示已

都楚王戊正義曰高祖弟楚王交趙王遂正義曰高祖

及都邯鄲嗣二十六年膠西王卬正義曰卬五郎反高祖孫齊悼惠

密縣濟南王辟光正義曰辟音璧高祖孫齊悼惠王子

故城在淄州長山故城在淄州長山菑川王賢正義曰高祖孫齊悼惠王子

括地志云菑州縣也故劇城在青膠東王雄渠正義曰高

惠王子故自石侯五十一里反都即墨括地志云反發兵

西鄉天子為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

梁正義曰梁孝王上乃遣大將軍竇嬰女太尉周亞

夫將兵誅之六月乙亥赦三軍及楚元王子執

等正義曰藝云魚曳反與謀反者封大將軍竇嬰女為

字亦作藝音同

魏其侯。正義曰也地理志云魏其屬琅邪立楚元王子平陸侯。正義曰應劭云平陸西河縣

劉禮為楚王。索隱曰章昭云平陸西河縣禮即向之從曾祖王父也立

皇子端為膠西王子勝為中山王。徙濟北王志

正義曰濟子禮反濟北國今濟州盧縣即濟北王所都為菑川王淮陽王餘。正義曰汝南

曰淮陽國今陳州為魯王。正義曰今兗州曲阜縣汝南王非。正義曰汝南國今豫州

為江都王。正義曰江都國今揚州也吳王濞所都齊王

將廬。正義曰齊國青州臨淄也將廬齊王徐廣曰表云五年薨。索隱曰廬悼惠王孫齊王襄之子漢書作問嘉劉澤之子燕王嘉皆薨。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徹為膠東王。六月甲戌

赦天下。後九月更以弋陽為陽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景帝陵也

孝京已

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按杜作壽陵也。復置津關。用傳出。應劭曰文帝十二年

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置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也。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傳音激傳而傳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

之傳。索隱曰傳音丁恋反。冬以趙國為邯鄲郡。地理志趙國景帝以為邯鄲郡

五年三月作陽陵。索隱曰景帝豫作壽陵也。按趙系家趙肅侯十五年起壽陵後代因之也

渭橋。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

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丁卯封長公主子嬌為

隆慮侯。索隱曰音林閭避場帝諱改之徙廣川王為趙王。

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建陵故縣在沂州

承縣江都丞相嘉。徐廣曰姓程為建平侯。隴西太守渾

界。

邪為平曲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平曲縣故城在壽州文安縣北七十里。趙丞相嘉徐蘇

曰姓為江陵侯。故將軍布為郇侯。梁楚二王皆

薨。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徐廣曰殖一作墳。正義曰按馳道天子秦始皇

皇依之丈而樹

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正義曰臨江忠州縣。雖王臨江而都江陵。十

二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

兔。二月乙巳以太尉條侯正義曰條田彫反。字亦作條音同。周亞

夫為丞相。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為皇后。索隱

曰按系家太后槐里人父仲兄信封蓋侯后故金氏妻女弟始兒也。丁巳立膠東王為太

子名徹。

以存曰亦能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徐廣曰一作應。索隱曰周

昌之為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為安陽

侯。四月乙巳赦天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

山原都兩霽。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

王來。即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子

寄為膠東王。封四侯。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名諫其

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索隱曰韋昭云張尚子當居趙夷吾子周建德子橫王悍子奔。九月甲

戌日食。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

其徒來降皆封為列侯。正義曰漢書表云中三年安

容城侯徐慮易侯僕日范陽范代翁侯邯鄲七人以匈奴立

皇子方乘為清河王。二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

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桃侯劉全為丞相。四月地

動九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按三輔黃圖東

宣平門外曰東都門。索隱註同。

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贊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

二云景帝廟為德陽宮。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封十侯。正義曰惠

二云亞王侯盧他之龍盧侯陳留蟠乘氏侯劉買相過侯劉明

蓋侯王信按其五人是中元五年封餘檢不獲中元三年匈奴

叔三一人降封為列侯惠景間表云匈奴王六月丁巳赦

天下賜爵一級天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

秋地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三月雨雪

四月梁孝王正義曰都睢城陽共王正義曰城陽今濮

也共音恭謚法嚴敬故事曰恭汝南王皆燕死立梁孝王子明為濟

川王正義曰表云子彭離為濟東王正義曰表云子定

為山陽王正義曰地理志云景帝中子不識為濟陰

王正義曰地理志云景帝中六年別梁分為五封四侯

更命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將作大匠主爵

中尉為都尉漢書百官表曰主爵也給也長信詹事漢書百官表曰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應劭曰詹省為長信少府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各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

應劭曰長秋皇后卿百官表曰將行秦官大行為行人服虔曰天子死未有謚稱大行晉灼曰禮有大

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索隱曰鄭玄云命者五謂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奉常為太常漢書百官表曰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

典客為大行索隱曰韋昭云大行官名秦時云典客景帝初改云大行後更名大鴻臚武帝因而不改

故漢書景紀有大鴻臚百官表又云武帝改名大鴻臚附也以其掌四夷賓客若皮臚之在外附於身也復有大行

今故諸侯薨大鴻臚奏謚列侯薨則大行奏誄按大行令即鴻臚之屬官也治粟內史為大

農漢書百官表曰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也以大內為二千石韋昭曰大內京師府藏

孝景紀

置左右內官屬大內索隱曰主天子之私財曰小內小內即屬大內也七月

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為衛尉正義曰漢書百官表云衛尉秦官掌宮闈

門衛屯兵景帝初更名中大夫分後元年復為衛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

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四月大酺五月

丙戌徐廣曰丙一作甲地動其蚤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二

十二日壞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

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為丞相封為建陵侯索隱曰姓

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二動郵將軍正義曰郵真粟反郵都傳云匈

奴刻木為郵擊匈奴。酺五日。令內史郡不得食馬。

粟沒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綬布。正義曰：衣於既反，綬祖工反，綬八十

縷也。與布相似。七升。布用五百六十縫。止馬春。索隱曰：止人為馬。春粟為歲不登也。為歲不

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晉灼曰：文紀遣列侯之國。

今又三月匈奴入鴈門。十月租長陵田大旱。衡

山國河東雲中郡。正義曰：衡山國今衡州河東今蒲州雲中郡今勝州。民疫。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徐廣

曰一作雷字又作圖字實所未詳。日如此。系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

天庭中。索隱曰：天庭即龍星右角也。按石氏星傳曰：龍在左角曰天田，右角曰天廷。正月甲

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皇甫謐曰：帝以孝惠七年生。年四十一。

孝景紀

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為父。後爵一級。天

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即位。

是為孝武皇帝。漢書云：二月癸酉帝葬陽陵。皇甫謐曰：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去長安

四十五里。三月封皇太后弟蚡。蘇林曰：蚡音胤。○索隱曰：蚡音扶粉。反。按外戚世家皇太

后母臧兒初嬪王氏生子信而。屢更嫁長陵田氏生蚡及勝。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

侯。置陽陵。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

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

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

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索隱曰：主父偃上言令天

下

子下推恩之令令諸侯各得分邑其子弟於是遂弱卒以安也

索隱述贊曰景帝即位因脩靜默勉人於農率下以德制度斯創禮法可則一朝吳楚乍起凶慝提局成豐拒輪致惑晁錯雖誅梁城未克條侯出將追奔逐北坐見島刺立前翦奪賊如何太尉後卒下獄惜哉明君斯功不錄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一

孝武本紀第十二

史記十二

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張晏曰武紀褚先生補作也褚先生名小孫漢博士也○索隱曰按褚先生補史詭合集武帝事以編年今止取封禪書補之信其才之薄也又張晏云褚先生頓川人仕元成間韋稜云褚顛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寓居于沛事大儒王式故號為先生續太史公書阮季緒亦以為然

孝武皇帝者

漢書音義曰諱徹○正義曰蓋法云克定禍亂曰武

孝景中子也

索隱曰按景十三王傳廣川王已上皆是武帝兄自河間王德以至廣川九有八人則帝第九也

母曰王

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為膠東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為臨江王以膠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

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為太子為太

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神

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徐廣曰六十七年歲在辛丑天下又

安薦紳之屬索隱曰薦音措措推也言挺笏於紳帶之間事出禮內則今作薦者古字假借耳漢書作縉紳呂贊云縉赤白色非也正義曰又音魚廢反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

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

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索隱曰城南長安城南門外也關中記云明堂在長安城門外杜門之西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

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

綰等姦利事徐廣曰纖微伺察之召案綰臧綰自殺義王

曰漢書孝武帝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坐請無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應劭云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

孝武紀

雍太后素好黃老術非薄五經因諸所興為者皆廢後

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

等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正義曰時音止括地志云漢五帝時在岐州雍縣南孟康云

縣南孟康云時者神靈之所止或曰以雍州雍縣南孟康云時者神靈上帝也按五時者廊時密時吳陽時北時先是文

公作廊時祭白帝秦宣公作密時祭青帝秦靈公作吳陽時

上時下時祭祭赤黃帝漢高祖作北時祭黑帝是五時也後

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正義曰漢武帝故事云起柏梁臺以處神君長

陵女子也先是嫁為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悼痛之歲中亦死而靈苑若祠之遂聞言苑若為生民人多往請福說家

人小事有驗平原君亦事之至後子孫尊貴及上即位太后延於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柏梁

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自禱神君及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謂神君曰吾以神君精潔故齋戒祈福今

欲淫此非也自絕不復往神君慙之乃去也舍之上林中躡氏觀徐廣曰躡音啼○索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隱曰鄒誕生音斯 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

又音蹄觀名也 故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產乳而死兄弟妻相謂先

並去聲即今妯娌也孟康以兄弟妻相謂先 宛若祠之其室民

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徐廣曰武帝外祖母也駟案蔡邕

比長公主○索隱曰徐云 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

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是時有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李

曰食穀道引或曰辟穀不食之道○索隱曰如淳云祠竈可

以致福按禮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說文周禮以竈

祠祝融淮南子炎帝依火官死為今之竈神司馬 上尊之

少君者故深澤侯徐廣曰姓趙 入以主方徐廣曰進

景帝時絕封 而主方一云侯人主方駟案 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

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如淳曰物鬼物也 其游以方徧

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

常餘金錢帛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

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

為巧發竒中如淳曰時時發 嘗從武安侯飲索隱

度云田蚡也韋昭 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

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

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

君少君曰此器齊相公十年陳於栢寢服虔曰也

孝武紀

贊曰晏子書相寢臺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相寢臺在青州千乘縣東北二十一里韓子云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相寢之臺而望其國公曰美哉堂乎後代孰將有此晏子云其田氏乎公曰寡人有國而田氏家奈何對曰奪之則近賢遠不肖治其煩亂輕其刑罰服窮乏恤孤寡行恩惠崇節儉雖十田氏其如何堂即此也。已而案其刻果齊相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索隱曰服虔云古之真安期生琅耶阜鄉亭人也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語三夜賜金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寫一重為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

孝武紀

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索隱曰齊音分劑之劑。居久之李少君病死。正義曰漢書起居云李少君將去武帝夢與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乘龍時從雲中云太一請少君帝謂左右將舍我去矣數月而少君病死又發棺看唯衣冠在也。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鍾。韋昭曰人姓名正義音直偽反。史寬舒受其方。漢書音義方士。正義曰。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亳人薄誘忌。徐廣曰一云亳人謬忌也。索隱曰亳山陽縣名姓謬名忌居亳故下稱薄忌此文則衍薄字而謬又誤作誘也。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索隱曰按樂汁微圖云紫微宮北極天一

太一宋均以爲天一太一北極之別名春秋緯云
紫極之別名又云紫宮天皇曜魄寶之所理也 泰一佐

曰五帝 正義曰五帝五天帝也國語云蒼帝靈威仰赤帝

書帝命驗云蒼帝名靈威仰赤帝名文祖黃帝名神 古者天子

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 徐廣曰一

牢具 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

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

書言古者天子二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

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忌泰一

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

春秋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 孟康曰梟鳥名食

孝武紀

黃帝欲絕其類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鏡如龜而虎眼或云直

用破鏡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爲梟羹以賜百官

以惡鳥 冥羊用羊祠 服虔曰 馬行 正義曰 用一青牡

馬泰一臯山山君地長 正義曰丁丈 用牛武夷君

正義曰 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 漢書音義曰 令祠

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天子

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 索隱曰按食貨志幣以白鹿

幣率鹿皮方尺直金一斤 以發瑞應造白金焉 正義

黃金一斤代之又漢津皮 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

故曰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

三其形似龜肉好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鹿然
小是文為龜甲也
韋昭曰楚人謂麋為鹿。索隱曰鹿音步交反按韋昭云體若麋而一角春秋所謂有麋而角是也楚人謂麋為鹿又周書王會云鹿者若鹿爾雅云麋大鹿也牛尾一角郭璞云漢武獲一角獸若鹿謂之麟是也

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正義曰漢書終軍傳云從上雍獲白麟一角於是以為仁

一牛以燎正義曰力力召反焚也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地晉灼曰符瑞也贊曰風於應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

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臯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

孝武紀

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正義曰漢武故事云少翁年二百歲色如童子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齊懷王閔之母也駟案相譚新論云武帝有所愛幸姬王夫人內窈窕好容質性嫺佞。正義曰漢書作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漢書曰義曰如火勝金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

九十一

飯牛

正義曰飯房晚反書絹帛上為怪言語以飼牛詳弗知也言此牛腹中

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

其手書問之人果為書於是誅文成將軍

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文成誅月餘有使客者籍貨關東還逢之於漕亭還見言之上乃疑發其棺無所見唯有竹簡一枚補驗間無蹤

跡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桐柱承露路僊人掌

之屬矣

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也○索隱曰服虔云用梁栢頭按今字皆作栢三輔故事云臺高二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故張衡賦曰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是也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

晉曰在湖縣韋昭曰地名近宜春○索隱曰湖縣名屬京兆後屬弘農昔黃帝採首陽山銅鑄鼎於湖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韋昭以為近宜春亦甚踈

巫醫皆無所不致至不愈游水發根

孝武紀

服虔曰游水縣名發根人名姓晉灼曰地理志游水水名在臨淮浦也○索隱曰顏師古以游水姓發根名蓋或因水為姓或曰發樹根也

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

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

韋昭曰即病巫之神神君言曰

天子母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

遂幸甘泉病良已

孟康曰良已蓋已愈也大赦天下置壽宮

神君

服虔曰立此便宮也○漢書曰宮奉神之宮也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神君最貴者大

夫其佐曰大林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書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

漢書音義曰崇絜自後除然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者言行下

李奇曰神

所欲言上又置壽宮北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壽宮北宮皆在雍州長安縣西北三十

里長安故城中漢書云武帝壽宮以處神君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

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漢書音義曰或云策書之法也。正義曰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母絕殊

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

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蘇林曰得黃龍鳳皇諸瑞

以各年。正義曰孝景以前即位以一二數年一元曰建

至其終武帝即位初有年號改元以建元為始

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

元狩云徐廣曰案諸紀元光後有元朔元朔後得元狩其明年冬天子郊雍

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母祀則禮不答也

孝武紀

有司與太史公韋昭曰說者以談為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

○索隱曰姚察按司馬遷傳亦以談為太史公非惲所加又按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皆自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

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公

公名當起於此故如淳云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郡國計

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其義是也而相譚新論以為太史

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因署其下太史公者皆東

方朔所加之也楊惲繼此而稱耳祠官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栗

今陛下親祀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園立為五壇

壇一黃犢大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

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上徐廣曰元鼎四年時也駟

案蘇林曰脽音誰如淳曰河之東岸特堆堀長四五里廣二

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在脽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脽之

北西流與和合也。○索隱曰漢書舊儀如寬舒等議上

作祭上者蓋河東人呼誰與葵同故耳

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
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
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是歲天
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索隱曰侵尋即浸淫也故晉灼云遂性之意也
小顏云浸淫漸染之義蓋尋淫聲相近假借用耳其春樂
師古叔父遊秦亦解漢書故稱師古為小顏也
成侯徐廣曰姓丁名義後與樂大俱誅也○索隱曰韋昭云河間縣按郊祀志樂成侯登而徐廣據表云姓丁
名義未詳耳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服虔曰王家人故嘗
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
侯姊為康主后孟康曰膠東王后也母子康王死他姬子立
為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得相危以法

考武紀

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
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
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悅大為人長美言
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
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索隱曰韋昭云羨門古顧仙人應劭云名子高
以為臣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予
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
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
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
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憂乎大

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
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
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
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闕
旗旗正義曰音其文本或作棊說文云棋博棊也高誘註
淮南子云取雞血與針磨擣之以和磁石用塗其額
曝乾之置局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
金不就正義曰鍊丹砂金
錫為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
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
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
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正義曰顏師古云臯水旁
地也廣平曰陸言水大汎

孝武紀

溢自臯及陸而築作堤佻役甚多不暇休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
遺朕士而大通焉韋昭曰言樂大能通天意故封樂乾
通。索隱曰樂通在臨淮高平縣乾
稱蜚龍鴻漸于般漢書音義曰般水涯堆也漸進也武
帝云得樂大如鴻進於般一舉千里
得道若飛
龍在天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
大為樂通侯韋昭曰樂通
臨淮高平也賜列侯甲第漢書音義曰
有甲乙第次
故曰故曰僮千人乘輿斥車馬漢書音義曰或云斥不用
也韋昭曰嘗在服御。索
隱曰孟康云斥不
用之車馬是也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
公主妻之孟康曰衛太子妹如淳曰衛太子姊也蔡邕曰
帝女曰公主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
比諸侯王駟案此帝女也而云長公主未詳
齊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
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

九十五

地理志云東萊有當利縣

所給連屬於道自大主徐廣曰武帝姑也駟案將相

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

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

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

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

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

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

六印貴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服

月中汾陰巫錦應劭曰錦巫名為民祠魏臚后土營旁應

孝武紀

見地如鉤狀培視得鼎索隱曰說文

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韋昭曰款刻也○怪

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

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

行上薦之如淳曰以鼎從行上至至中山徐廣曰河渠

也晏温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温有黃雲

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徐廣曰

行薦之或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問者

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

年豐且庶未有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太

帝與神鼎一儀氏以文在黃帝之前故也一者一統

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

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鴈烹徐廣曰自烹莫也鴈音鴈皆

嘗以烹牲牢而祭祀也○索隱曰言鼎以烹牲而饗嘗也鴈

字又作鴈音殤漢書郊祀志云言鼎空足曰鬲以象二德鬲音

歷謂足中不實者名之也上帝鬼神服虔曰以祭祀上遭聖則興正義

曰遭逢也鼎雖淪泗水逢聖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

社亡正義曰社主民也社以石為之宋社即亳社也周武王

氣周禮衰國將危民故鼎乃淪伏而不見頌云自堂

徂基正義曰此以下至胡考之休是周頌絲衣之詩自堂

從內徂外基門內塾也鄭玄云門側之堂謂之塾釋

禮輕使士升堂視壺濯及盥豆之屬降牲於

塾牲自羊徂牛充包乃舉鼎告絜禮之次也

曰自堂徂塾先視羊後及牛也毛萇云先小後大也

為鼎不虞不驚胡考之休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諱也

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人皇茲中山有黃白

雲降韋昭曰與中山所蓋若獸為符服虔曰雲若獸在

辭也或曰符路弓乘矢韋昭曰路大也四矢為乘集獲壇下報祠

大鄉食徐廣曰一云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服虔

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正義曰蓬萊

孝式紀

九十七

海中三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

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索隱曰以雍地

形高故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

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

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

帝得寶鼎死侯問於鬼史區漢書曰義曰區黃帝時

帝佐也李奇曰黃帝時諸侯本作區對曰黃帝得寶鼎

神筮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

於是黃帝迎日推筮後率二十歲正義曰率音律

反三音並通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

武紀

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

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

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

功封禪書功字作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

功齊人也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

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

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

十二王正義曰河圖云王者封太山禪唯黃帝得上泰

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

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應劭曰黃

帝時諸侯

會封禪者七千人李奇曰說仙道得封者天下名山八而

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

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

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

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

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蘇林曰今雍有鴻冢其後黃

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

口也徐廣曰寒一作塞漢書音義曰黃帝仙於寒門也。索隱曰服虔云寒門黃帝升僊之處小顏云谷中山之谷

於荆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鼎既成有龍

存武紀

垂胡顛下迎黃帝索隱曰顛師古云胡謂頰下垂肉也

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千餘人龍

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顛龍顛拔墮

弓與龍胡顛號正義曰高反下同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

湖正義曰括地志云湖水原出鵞州湖城縣其弓曰烏號

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

如脫躡耳乃拜娵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

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正義曰空桐山在平原幸甘泉

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薄忌泰一壇

壇三垓徐廣曰垓次也駟案李奇曰垓重也三重壇也五帝

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

服虔曰坤位在未黃帝從士位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

脯之屬蜀殺一犂牛以為俎且牢具而五帝獨有

俎豆韋昭曰無犂牛醴之屬醴進索隱曰師古云具俎且酒醴而進

也其下四方地為饌食索隱曰饌音竹芮反謂聯續而

謂繞壇設諸神祭座相連綴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

已祠肺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馱在鹿

中水而洎之徐廣曰洎音居器反肉汁也駟案晉灼曰此

羹和祭食燎之按以鹿內牛祭日以牛祭月以羊馱特

孝武紀

索隱曰特一牲也言若牛若羊若豕止一特也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

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

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應劭曰天子春秋朝日秋夕

月拜日東門之外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贊曰漢儀郊泰一時皇帝平日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

春秋則揖而見泰一如雍禮其贊饗食曰天始以

寶甗斯神笑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

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旁壇旁尊炊

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

一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雲陽宮在雍州雲陽縣北八

帝以五月避暑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嘉

牲薦鄉食正義曰漢書儀云祭天養牛五歲至二千斤是夜有美光及晝黃

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

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徐廣曰地一作夜立泰時壇以明

應令太祝領祀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

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徐廣曰一作牡荆畫幡如淳曰荆

之無子者皆以繫齊之道也晉灼曰牡荆節間不相當者韋昭曰以牡荆為柄者也日月北斗登龍

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者泰一常居也斗口二

星曰天一駟案晉灼曰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太一鋒也名曰靈旗正義曰李奇云

上名靈旗畫曰為兵禱正義曰為于偽反則太史奉以指所

伐國正義曰韋昭云牡剛也荆強按用牡荆指伐國取其剛為禱故畫此旗指之而五利將

孝武紀

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無

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

五利正義曰漢武故事云東方朔言樂大無狀上發怒乃斬之其冬公孫卿候神河

南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

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

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寬

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正義曰迂音于誕音積但迂遠也誕大也積

必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

神祠所以望幸矣其年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

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

有鼓舞之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索隱曰亦謂太昊。正義曰秦帝謂大昊伏羲氏。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秦一后上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及筮瑟侯瑟自此起樂人侯調始造瑟王侯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徐廣曰古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李奇曰地名也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君羣臣菀其衣冠既

李奇曰

至甘泉為且

正義曰為于偽反將偽封禪也

用事泰山

正義曰道書福地記云泰山高

四千九百丈二尺周迴二千里

先類祠泰一

自得寶鼎

鼎上與公卿

諸生議封禪

正義曰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禪梁父之趾黃厚

也刻石紀號著已之功績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放天禪梁甫之趾以報地封者附廣之禪者將以

功相傳授之

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

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

蘇林曰當祭廟射其牲以

除不祥墳曰射牛示親殺也。索隱曰天子射牛示親殺也事見國語

齊人丁公年九十

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陞

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

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

索隱曰見應劭漢官儀也

數年至且

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
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嘗接神僊人
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

張晏曰三皇之前有人皇九首章昭曰上古人皇者

九人而頗采儒術以文之君羣儒既以不能辯明

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

祠器示君羣儒君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

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蜀圖封事

張度曰屬會也

會諸儒圖封事於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三月遂

東幸緱氏禮登中嶽

文穎曰崧高山也

太室

韋昭曰崧高山

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以名之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

孝武紀

正義曰漢儀注云有稱萬歲可十萬人聲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

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

正義曰顏師古云以崇奉

嵩高山故謂之崇高也東上泰山山之草木菜未生乃令人

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

文穎曰武帝登泰山祭太一井祭名山於泰壇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八神也一曰八方之神○索隱曰韋昭云八神

謂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主四時之屬今按郊祀志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

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梁父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盛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齊人之上疏

言神怪竒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

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

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人長數丈

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君羣臣有言
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見巨公漢書音義曰巨公謂武帝已忽
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君羣臣有言老父則大
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
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
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
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
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
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
中奉車子侯漢書百官表曰奉車都尉掌乘輿車武帝初置韋昭曰子侯霍去病之子也上

孝武紀

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
山下阼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
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脊孟康曰所謂靈茅也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
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旄牛犀象之屬弗用
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書有白
雲起封中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漢書音義曰天子初封泰山山
東北阼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明年秋乃作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
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
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如

有望墳曰聞呼萬歲者三依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

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服虔曰肅然山名在梁父自新嘉

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

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鄭玄曰歷城母蛇音移

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

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

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

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正義曰諸侯各於太山朝宿地起第佳擬天子用事太山

而居天子既已封禪泰山既無風雨雷而方士

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

武紀

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異遇蓬萊焉奉車子侯

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竭石巡自

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漢書音義曰周萬八千里

也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

其秋有星彗于東井韋昭曰秦分野也後律太子兵亂○弗音佩後十餘

日有星彗于三能韋昭曰三能三公後連坐誅之望氣王朔言候

獨見其星出如瓠索隱曰如祀志填星出如瓠故顏師古以德星即鎮星今按此知唯止言

德星則德星歲星也歲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食頃復入焉有司言曰陛下

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

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

百五

仍出索隱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淵耀光明信星昭

見索隱曰信星鎮星也言屬皇帝敬拜泰徐廣曰一沉

之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見天

子天子於是幸緹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

萊宿留之索隱曰音秀留宿留遲待之意若依字數日

毋所見見大人跡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

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禱萬里沙

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過祠泰山鄧展曰泰山自

曲城子孟康曰沙徑二百餘里還至瓠子瓠子隄名蘇林曰在甄城以南

瓠曰即今自臨塞決河索隱曰按河渠書武帝自臨塞留

河名○索隱註同

二日沈祠而去索隱曰按沈白馬祭河決使二卿將卒

塞決河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

越越人勇之韋昭曰越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

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

後世謾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

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漢書音義曰持雞

義曰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詔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

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

猶行此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

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

-5 265 35 895" data-label="Text">

緹氏城韋昭曰如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

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柱觀應劭曰飛廉氣晉灼曰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也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

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徐廣曰在甘泉作通天臺於甘泉宮按漢書舊儀臺高五十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置祠具其下將

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別殿始廣諸宮

室索隱曰姚氏按楊雄云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秦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有洪厓旁皇儲胥弩法遠則石關封巒枝鶴露寒棠黎師得遊觀屈奇瑰偉又有高華溫德法相曾成宮白虎走拘天梯瑤臺仙人弩思觀皆壯麗也

夏有芝生殿防內中徐廣曰元封二年也。索隱曰按生芝九莖作芝房歌天

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有光云李奇曰為此作事而有光應瓚曰作

通天臺也乃下詔曰甘泉防生芝九莖應劭曰芝草也其莖相連如淳曰

瑞應圖云王者敬事者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

朝鮮夏旱八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義

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蘇林曰天旱欲使封土乾燥如淳曰但祭不立

尸為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正義曰靈星即龍星也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大

田則農祥也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徐廣曰

見而祭之

春至鳴澤服虔曰鳴澤澤名也從西河歸其明年

冬上巡南郡徐廣曰元封五年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天

柱山號曰南山嶽應劭曰潛縣屬廬江南嶽霍山也浮江

自尋陽出浚陽地理志廬江有浚陽縣過彭蠡祀其名山川

百七

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秦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索隱曰玉或音肅公玉姓帶名姚氏案風俗通齊湣王臣有公玉用其後也音語錄反三輔決錄云杜陵有王氏音肅說文以為從玉音畜牧之畜今讀公玉與決錄音同然二姓單復有異單姓者音肅後漢司徒王祝是其後也

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土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索隱曰玉帶明堂圖中為複道有樓從西南入名其道曰昆侖言其似崑崙山之五城十二樓故名之也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脩封

一考武紀

則祠秦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崑崙命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祕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徐廣曰常五年一脩耳每脩封禪其贊饗食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筴索隱曰按贊饗食之辭言天授皇帝泰元神筴周而復始又按黃帝得寶鼎神筴則太元者古昔上皇創曆之號故此云太元神筴者周而復始也周而復

始皇帝敬拜秦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

神者莫驗然益遣異遇之十一月乙酉徐廣曰二

栢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伏儼曰山名

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祠蓬萊之屬異至殊庭

焉漢書音義曰蓬萊庭。索隱曰異漢書作幾幾近也異望

也也並通服虔曰蓬萊中仙人殊庭者異也言入仙人異域

也上還以栢梁裁故朝受計甘泉正義曰願胤云

二日燒徐廣曰日黃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

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

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邱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

學武記

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正義

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索隱曰三輔黃圖云

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索隱曰如

其北治大池漸臺正義曰願師古云漸浸

高二十餘丈名曰秦液正義曰臣瓚云

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

龜魚之屬索隱曰三輔故事云殿北海池北岸有石魚

律液也長二丈廣五尺西岸有石龜二枚各長六尺

其

其

地志曰建章宮在雍州長安縣西二十里長安故城西

高二十五丈闕中記一各別風闕以言別四方之風西京賦曰閭闔之內別風嶢嶢是也三輔故事云北有圈闕高二十

大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也

中唐有壁鄭玄曰唐堂庭也爾雅以廟中路謂之唐西京賦曰前開唐中彌望曠是也。正義曰圈其遠反括地志云虎

圈天在長安城中西偏也

故曰臺按王莽死此臺也

律液也

作池也

索隱曰三輔故事云殿北海池北岸有石魚長二丈廣五尺西岸有石龜二枚各長六尺

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索隱曰漢武故事玉堂基與未央殿等去地十二丈

乃立神明臺索隱曰漢宮闕疏云臺高五十五丈井幹

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索隱曰閔中記宮北有井幹臺高五十五丈

積木為樓言築累萬木轉相交架如井幹司馬彪註莊子云井幹井欄也又崔譔云井以四邊為幹猶築墻之有榦榦又諸本多作幹一本作榦

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徐廣曰一

上黃官名徐廣曰一無名字更印章以五字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

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韋昭曰丁姓夫人名也雒陽

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言

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命祠官進時犢

孝武

牢具五色食所勝孟康曰若火勝金則祠赤帝以白牲而以木耦馬代

駒焉索隱曰一音偶孟康云寓寄龍形於木又姚氏云寓假也以言假木龍馬一駒非寄寓龍馬形於木也

獨五帝用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

悉以木耦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

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

帝時為五城十二樓應劭曰崑崙縣圃五城十二樓僊人之所常居也以候

神人於執期漢書音義曰執期地名也命曰迎年正義曰顏師古云迎年若言祈年

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

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應劭曰封鉅黃

帝正義曰張揖云師岐伯岐伯黃帝太醫今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

符然後不死焉徐廣曰在琅邪朱虛縣汶水所出凡山亦在朱虛天子既令

設詞其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

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

夏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

石閭者在泰山下吐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

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徐廣

曰天漢二年李陵以天漢二年敗也還過祭常山今天子所興祠泰一

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

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寶舒之祠官

李奇曰祀名也。索隱曰赤星即上靈星祠也。靈星龍左角赤故曰赤星五者太一也。三一也。冥羊也。馬行也。赤星也。凡

五並令祠官寬舒領之

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索隱曰五者之外有正太一后土祠故云

也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

祠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

終則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

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

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

神者猶以大人跡為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方

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冀遇其真自此

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徐廣曰猶

今人云其事也可知矣皆不信之耳又數本皆無可字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各山川而封禪
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
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
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
酬之禮則有司存焉

索隱述贊曰

孝武纂極

四海承平

志尚奢麗

尤敬神明

壇開八道

接通五城

朝親五利

夕拜文成

祭非祀典

巡乖卜征

登嵩高勒岱

望景傳聲

孝武

迎年祀日
事彼邊兵
俯觀羸政

改曆定正
日不暇給
幾欲齊衡

疲耗中土
人無聊生

史陸阡伍伯肆拾貳字

註陸阡以伯捌拾壹字

孝武本紀第十二

史記十二

